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鞍

詔泰嘉祐五年庚子

公年二十五是年四月程戡罷孫抃樞密副使十一月

升之趙鼎並樞密副使

正月觀息壤弔渚宮并作荆州雜詩五曰發荆州

國道驅馬及春陽又子由辛丑除日寄公詩云新春始值五田凍未生麥過相攜歷唐許花柳新芽拆合二詩觀之乃正月五日自荆州出陸之證也

荆門題惠泉答張維和惠泉詩

孫莘老作十老圖敘者誤今考本集詩題熙

寧六年甲寅張子野年八十五計至五年庚子年已七十是此張維非子野

之父明矣又據周密齊東野語子野之父維有十詠圖事其十老圖之說亦

誤今刪發洌陽渡漢水至襄陽作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樂府陟岵首過萬

山遂至隆中訪諸葛公草廬觀遺像並有詩

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

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豈口轉耳授嘗試爲之

而儻倖其或成者哉又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論與孔明論全不類以是知

過唐州趙尙寬復三陂疏召渠溉民田招懷遠

人散耕於唐作新渠詩

二月至許州始遇范仲淹仲子純仁

文集范文正公

二年始舉進士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東都專畧云純仁字堯夫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公過許州正純仁爲許州簽判時也純仁爲政寬大平易忠厚誠篤如元祐初政相之可免紹聖之禍惜其資稍淺又持論多與司馬光韓維不合雖在朝猶虛位也其所優不爲洛學所亂亦未嘗引用小人故不欲以變法爲名識高公著遠甚借其入相在光已故公著獨相之後此三年中鞏小皆根深蒂固而黨患已牢不可破純仁且不能自立尙望其分涇別渭而求治安乎公既貶純仁上疏爭之哲宗震怒子由又言陛下不當面斥大臣且以爭黨呂大防等卒與同貶皆其盛德事也元符三年庚辰純仁放還穎昌及子由歸病已篤相與執手流涕訣別此四十一年後事而純仁年七十五則是時年三十四矣其始終分合皆以穎昌而其事功僅止於此故爲之一慨云

作許州西

湖詩過葉縣游雙鳧觀過汝州訪穎考叔廟過尉氏登阮籍嘯臺大雪獨

尉氏至封邱尋朱亥墓並有詩

本集朱亥墓誌云崔嵬高邱其下爲誰推魏

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猥肯其在居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夫其刀惟是食賤無以自彙是謂真勇士

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屑者十五日抵京師寓於西岡

其養可取謝文不詳何時作今附載於此荆南數次奉書前月半已至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爲別忽已半歲自離家至荆公以十月離眉而此書作

京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春喧千萬珍重謝文蘇頌來敘宗盟本集薦蘇子

於三月故云半歲正春喧之時也以三月作書蘇頌來敘宗盟容功德疏云

而云前月半至京是以二月十五日至京明矣蘇頌來敘宗盟容功德疏云

自昔先君以來嘗講宗盟之好四十餘年謝文此文作於建中靖國元年辛

巳歸常之時計以四十餘年乃嘉祐庚子重入京事也蘇頌年八十二卒當

生於真宗天禧庚申時年已四十一以梅堯臣爲作老翁泉詩本集書梅聖

東都事畧考之乃除館閣校勘時也梅堯臣爲作老翁泉詩俞詩云先君

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

有老人隱現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

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

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謝文梅聖俞尚有木山

三峯詩詳卷三十木山題下二詩皆三月公與子由以選人至流內銓楊旼

是時作蓋是年四月聖俞卽下世矣

見於稠人中獨異之曰聞子求舉直言旼願得備數及往謁旼禮遇如舊相

識築城集楊樂道龍圖哀辭敘云嘉祐五年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

無人政願得備數轍曰唯旼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謝文紀年錄載

公上吳內翰書有舍人楊公奏上文五十篇之說是公與子由同被知遇當

案

卽此楊政也其作哀辭既不全載後作公墓誌又復畧去遂無有知其事者今據此補載傅藻所引書當見於閩蜀麻沙本者本集不載未幾公

授河南福昌縣主簿子由澠池縣主簿皆不赴宋史縣主簿從九品官呂蒙正進士及第授九品官呂蒙正

嘗上言臣釋褐只受九品官今臣子以臣恩例受五品過優請陞九品自是宰相任子皆授九品爲例又子由疏稱臣以九品賤官蒙召對言事凡此皆

可六月十日公堂兄位卒長孫澹之長子也十四日宮師爲文祭之老泉全集祭姪

位文云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餼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今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弟兄然其後汝乃隨仲叔旅居東

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之學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

沒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謂祭位之

仲叔卽中都公也中都公時由祥符縣罷知耒陽據此文似其家尚寄於京師

也八月七日宮師除試校書郎續通鑑長編是年八月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

卽從八品則試校書郎尚不實也子由登第二十九年始由績溪縣掇校書郎其詩云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大有欣幸之意蓋此乃清職

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更遷起居院則入侍講筵循至兩制宋清職無不試者雖制科舉館職亦試宮師以布衣召用不試而除此職時韓琦富弼爲相

其遇之已甚厚矣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宮師與之游宮師曰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論

東都事畧云修既上其書得召試而尚不就除試

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若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其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狃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特二子比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不然天下將破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論方成公與子由皆有嗜其甚矣之歎而張方平獨避石用事其言始信

論方成公與子由皆有嗜其甚矣之歎而張方平獨避

之本集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云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蔡無人之歎此蔡表之所以作而

時詔求直言之士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

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

宋史本傳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

舍人知諫院楊政以公所爲文五十篇上之

紀年錄上與內翰書云今年春

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採其鄙野之文五十篇奏之於是天子

使與明詔之末此文以調官而獲知於揚公其爲前所載之楊政審矣

又據穎濱遺老傳諫官楊樂道曰蘇轍臣所

嘉祐六年辛丑年三月富弼以

薦也其哀辭亦有後爲諫官事皆可互證

母喪罷四月陳升之罷包拯樞密副使閏八月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昇樞密使歐陽修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十月詔以皇姪曙起復知宗

寺正月公與子由既舉制策移居懷遠驛中

本集感荷詩敘云予與子由同

六上兩制

本集應制舉上兩制書云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

主揮讓周旋而無閒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

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

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

獨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降

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

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僥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矜

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

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奕冠於一時

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及富弼本集上富丞相書

下奔走而趨之賦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夫求升斗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

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

策不合乃十九年之謬富弼三月丁母憂罷此書當上於正二月中也

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公亮書本集上曾丞相書云賦不佞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

斷之於中難以通萬物之理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

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公亮時為樞密使以是年閏八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應制舉事後而

作書在前似不合但公亮前已七月宮師謝趙司諫書老泉全集謝趙司諫

拜參知政事公或以是稱之耳

陽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

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

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以閣下知我

故言及此

何人蓋歐陽奏上其文之後必經兩詔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

制議覆趙或與其事故又薦之也

溫公行狀云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公言轍最切

直類濱遺老傳云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是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

案

之光上言尚爲三司僚屬詳見卷三總案據行狀論日食事後始遷此官論
蘇轍據宋史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乃二十五日之命是光爲考官乃
七月以同知諫院楊敞知制誥沈遘爲秘閣考官樂城集揚樂道龍圖哀辨
後事也云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
官爲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
文詞得官嘗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頗演遺老傳知制誥沈文通
亦考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
官也凡舉制策者先於秘閣試六論本集秘閣試六論題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
劉愷丁鴻執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爲
本論六既醉備五續通鑑長編是年七
福論文繁不錄官師除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禮書
同編纂禮書東都事畧洵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月文安縣主簿蘇洵
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合姚闕同修太常因革禮中都公知漣水軍
未行以前樞密副使孫抃薦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公送別於西郊樂城集伯
知漣水軍未行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本集祭伯父提
刑文云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東都事畧孫抃眉山人進士甲科拜翰林學士
慶歷五年升祔二后於太廟抃爲祝文有曰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教溥隆
寶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實生彤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
游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
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能道朕心中事抃

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仁宗爲之流涕拊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仁宗欲用者老以拊爲樞密使遷參知政事宋史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孫拊由樞密使一

參知政事其薦中都公在樞密任內及除利州刑獄拊爲參政久矣一

風起雨作中夜偷然公方讀章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因與子由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會宿道遠堂詩敘微有不

同今合二宮師命和作閻立本畫水官詩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試

所舉賢員方正直言極諫策問宋史八月乙亥策制舉人本集御試制科策

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勸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

所未至教有所未罕闢政尚多和氣或屏田野雖開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

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

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

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教法寬在

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朝在

雨過節煩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慮生緣政

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

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程巧無繁素右僧差不度治

宋史八月乙亥策制舉人本集御試制科策

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樞密或曰不可揭獮市推尊前世孝文尙老
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同王政所由形
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
宰相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章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委虛實
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誦有五均之義
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母悼後害圖此策凡五千五百餘言條對精詳不可
簡明登載非比後之擬進士對御試策乃論新法不前者可畧去條對之體
而摘其出語也今但錄策問題以見一斑但題已五百餘言舉條而對勢非
數千言不可盡蓋當日體制如此而人君亦不嫌其長也公既登制科則自
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故其後上神宗書較此策更長而神宗亦不覺
其長公固自言軾豈立異乃既出此途不得不誦法先王陳說利害以苟應
其名而幾至於死可見以是科進者其上諫書必長文也乃王志堅謂上神
宗書未可爲諫君之法太長上覽弗竟太文上覽弗解以其公對制策復入
說施之此文則大謬不然特附論於此以見知人論世之難

公對制策復入

三等自試制策以來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王介四等子由收入四等
續通

編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福地縣主簿蘇軾軾第三等介第四等
轍對語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范鎮雖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媿之
而不敢怨惟胡宿力請融之上不許乃收入第四等圖公對制科啓有仰
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句蓋考官定等之後言官例得覆覈非此

輩皆考官也其以御史諫官分列而不嫌覆者蓋宋制分御史臺為三院侍
御史隸臺院殿中侍御史隸殿院監察御史隸察院必求疵考素各有專責
也時韓琦亦不喜王安石尤忌嫉之嘗以樂城集所載原文及子由自摘校
於穎濱遺老傳者較之其文雖暢比公究少三年識力筆下流而不蓄以是
取憎於兩府兩制三院諸人也又王應麟因學紀聞云仁宗時制科十五人
嘉祐六年夏陳舜俞錢藻蘇軾轅王介今考嘉祐二年才識兼茂明於體
用夏噩四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藻非六年
制科也查註於王中甫挽詞引紀聞刪去六年二字以駁王註混甚若如紀
聞則此處不可立案其後載陳舜俞事並非同年

公除大理評事上謝制科

更不可立案矣今引紀聞原文駁正查註已刪
啓本集謝制科啓云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顯於無堪凜
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
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
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
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
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多衰惟是賢
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
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可測知之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
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
才不逮人少而自信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衆而並游論事迂濶而不能

勳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慰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請未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歐陽修參知政事提舉纂禮書事

文內此是謫官後事

閏八月二十一日

歐陽修參知政事提舉纂禮書事

爲推官不載本職其後熙寧還朝遂不知歸何本班在京二年上書言事爲條例司屬亦不知所居何職再後陳齊二任亦不知以何職從其改著作佐郎亦不知何職改授惟宋史載著作郎又疑城集元豐八年以承議郎知績溪縣見祭靈惠汪公文內此是謫官後事

宮師上議狀

老泉全集議修禮書狀云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意曰纂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與典禮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遇事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

侵官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即欲乞備錄聞奏

宋史本紀漏載歐陽修參知政事應取正其上議狀在參知政事任內今載閏八月後

公父子赫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多從講問以其文爲

師法而目官師曰老蘇

蘇轍

老蘇乃當日名盛之稱雖樂城集亦有之

及門

甚盛其尤著者爲孫馨兄弟焉

本集載宮師與孫叔靜帖云承借示新文及

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

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平生往還書

門內得南園奉宮師徙居其中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都下春色已盛所居

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十詩以寄云南園地性惡是此園名南園也

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亦公之園而將罷歸也

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椽遠可將是此山爲宮師攜來物也

後有播其隙地有井亦有雙柏及葡萄架其深處更有幽室及雜植萱葵牽

牛之屬合前書則又有高槐古柳而公答詩又云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

是亦足以該此園也又考前書乃作於熙寧已酉還朝之後而以三集各詩

合觀購園在嘉祐辛丑應制墓後甚明蓋宮師旣被命修禮書必當有定居

處公已移家入京必帶資斧為久住計其構園以居無可疑者否則遷徙不
 常何由鑿池種山乎公赴鳳翔子由奉宮師居此者三年公歸而子由出公
 復侍養者二年而官師卒至熙寧己酉還朝仍居此園始於前番中偶及其
 園中景物耳再後自密徙徐為適娶婦至京以外吏不得入園門借居范景
 仁東園遷黃之後范景仁相約居許公報書云蒙示諭欲為卜鄠京師尚有
 少房緝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再後元祐還朝不復居此而詩文紀載中亦
 無一字及此園者大抵居洛不果而園已賣去并作宜興儀真田宅之資矣
 此條如年譜紀年錄及各註家皆不知餘詳後

卷二十二卷二

官師以木山三峯置庭前鑿池引水約任孜與其弟俊來同

游飲老泉全集答二任詩云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開之笑
 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游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爾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髣髴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奮往歲苦
 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是山中檢堂前鑿方池寒泉照谿谿此可

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井作送任俊幸清江詩老泉全集送任
 相邀遮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云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燈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
 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山山君今始得縣朝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

天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闢壯心肝以告下以將仕郎大理寺評事簽書
 上兩條皆嘉祐辛丑以後事今附載於此

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大理評事其簽判鳳翔乃後差也募誌本傳云除
 公謝制科啓云忽從佐縣擢與評判是時除

大理評事兼書鳳翔府判官以中間無事故并書之耳今分益又石刻石林亭詩前列銜云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兼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

時子由除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不肯撰辭告未下宋史嘉祐六年六月因

罷京師公南行後集止於是編而以和水官詩附從子由詩次敘也十一月

赴鳳翔任爲詩以寄子由蓋公詩斷自辛丑始矣合註云以上諸詩宋刊施

詩新渠詩在前集餘皆在續業補施註本皆在續補遺卷中詩自卷一辛丑起鳳翔起至卷三十九辛巳歸常止又以翰林帖子詞及遺

詩爲卷四十和陶詩爲卷四十一卷四十二邵氏補施註本仍之外增續補

遺二卷益以錢塘馮景之註其續補遺之所自出則王註本并入分類之內

而七集本置之續集者也查氏蘇詩補註本從樂城集起嘉祐己亥庚子以

郭綸詩爲冠之例從續補遺中採南行之郭綸諸詩編爲卷一卷二今詒所

定卷一卷二詩卽本諸查註者也查氏又以施註編年之辛丑鳳翔起編爲

卷三迄於辛巳歸常至卷四十五止其施註之誤編者爲之改編而續補遺

之非南行諸詩其時地可爲補編者及和陶二卷並分編卷三至卷四十五

之內又以施註目錄有帖子詞經邵註刪去仍採編而益以口號爲卷四十四

六其續補遺之未編者十九首及查氏自爲採諸詩列入卷四十七卷四十八

又以其施註遺詩續補遺諸本內之與唐宋人集內互見諸詩列入卷四十九

卷五十此查註本分五十卷之大畧也馮氏合註卷數仍查註之舊惟

改編新城道中送張山人歸彭城二首其餘駁查註之誤編者並未改編註

案

則參以王百家及自爲增載詩文記傳此馮氏亦五十卷而名合註之大畧也誥此本雖分合間有不同亦仍查註卷一起嘉祐已亥至卷四十五歸常止而卷四十六之帖子調及原採之口號附焉凡四十五卷中有施註原編尙誤而查註合註並從誤者有查註改編反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有原編改編俱誤而合註從其一者有合註苛駁致此詩兩無歸宿者有查註補編續補遺之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其類繁多不能盡舉今皆據本集考定分別改編而補編續補遺之太濫者仍刪去以歸嚴潔或以記事例改歸總纂條下再如施註侔杭卷內之寒食未明至湖上一首本集爲瑞鷓鴣詞而強作七律南遷卷內之何公橋一首本集爲何公橋銘而強作四言古如欲按此例則瑞鷓鴣詞可指爲七律者詞類尙有而銘贊中可截取作四五七言古者尤多今此二首姑仍其舊又偈語一類方外問答不以詩論舊本多搜採入詩致查註續編入集如欲按此例則送紀公作偈之類舊本未採而查註未編者尙不乏也今凡已編者刪存付一或附見於總案又卷十一施註原有之戲錢道人二首亦屬偈類並列總案卷三十六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首亦見斜川集查註未能檢對此集故補編入集合註已考此集而仍從其誤今以無互見卷可歸則竟刪去至查註補編僞託淺劣詩太多今一槩嚴刪合註五十卷後亦附有別採之詩今詳閱皆非公作應毋庸議又查註卷四十七卷四十八未編之續補遺及別收外集諸詩與本集人事時地有據或採於他書間有可信者並詳考補編入集其卷四十九他集互見詩內之老翁并送蜀僧去塵二首據朱子定爲宮師作亦皆盡入總案自卷四十七以後既已編其要者其餘在所當畧此查註合註皆五十卷而誥所定本僅四十六卷之大畧也至查註合註於詩下引註各本

互異之字太繁亦有明知刊誤而炫博者每至一聯詩截作數段不可句讀
更數百年坊刻日增而譌誤日甚如此風不革將一詩幾無完幅如杜集之
不可救藥矣紀昀曉嵐點論本雖論詩多有過當其棄取詩中互異各字獨
以苛深入毅忽畧尙少今約取紀氏所定者什七合註所從及誥所改定者
什一二作爲定本刪去所載互異各字一洗疵疴庶幾具體然詩下逐字分
註從某割裂尤繁今但總標於此明非剽竊如讀者仍欲考其同異則查註
合註具在檢對此本無不瞭然也卷一德案已附見例畧五條茲以此
本編註集成之大凡論列於施註編年之前其不盡者亦見於後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公辭宮師赴鳳翔馬夢得同行本集東坡詩敘云余至黃州二

年口以困厄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詩云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

我貴求分買山錢馬夢得字正卿杞人公此詩作於元豐辛酉春中逆

數嘉祐辛丑冬抄正二十年時馬正卿已從之矣後紹聖甲戌公自定州遷

嶺南過杞有贈馬正卿詩蓋是時辭公歸老故與以詩也據此則正卿從公

者凡三十有四年 子由送至鄭州十九日天未明別於西門之外馬上寄子由詩過

澠池老僧奉閑已死和子由懷澠池詩十二月至長安與劉敞劇飲論陳元

龍答陳季弼事本集紀劉原父語云昔為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爾吾

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王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

案

作詩十四日到鳳翔府簽判任

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遷去軒屏忽已改歲前月十四日到任十五日已交割訖又

與楊濟甫書云履此新春起居多勝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 二書皆作於嘉祐七年正月是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也 先

是崔嶧知鳳翔府遇事貪汚為部使者所按六月徙知河中

續通鑑長編云六年六月丁卯

徙知鳳翔府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

八月少府監宋選來代

本集有代宋選奏乞封大

白山神狀又鳳鳴驛記云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

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與道迪為兄弟

行唐輔子房則其子也

本集宋漢傑畫跋云復古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鄭子復古之猶子也宜和登譜未迪字復古聲譽過於兄道范純仁朝補大夫

宋君墓誌道字叔達登進士甲科與弟迪同榜本集有宋叔達家隱琵琶詩又與宋漢傑書云唐輔令兄今復何在

聲迪尤以畫著聞於時惟選與道迪孰為伯仲則不可知矣

其在京方與

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為三司僚屬

司馬光續詩話云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為

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盛不知乃為不詳也

三司僚屬六年出守其字為子才也又本集司馬溫公行狀遷度支員外郎擢修起居注判禮部在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食言事之前則光為三司

僚屬正五年以後事也與續詩話甚合

及出爲守而公亦至選素有賢望

鄂橋畫繼云宋漢傑官至正郎坡公跋其

畫謂不減復古崇觀時予大父中書公甚愛之

敬禮賓客

木集鳳鳴驛記云視容之所居其凡

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

及得公爲屬尤厚遇之

木集與宋漢傑善云某初

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樂而忘去

故每發於詩也

禮閣公和子山除日詩云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東湖詩云予今正疏

厚話及吟昔良復慨然

懶官長幸見涵新葺小園詩云西鄉幸許庇甘棠凡云佐云涵云庇連下幸

字其鄭重若此及選去而公寶雞斯飛閣詩云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

老漁樵是亦因選發也查註於此卷辛丑之首引邵博聞見後錄時陳公弼

爲府帥或謁人不得見不平之語時一發露等語將未選一任抹去合註既

從誤紀的點論專主查註率以不合上官評詩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

恣意塗抹與本事本詩全不合也餘分詳於後

在蜀嘗從官師游至是識面相得甚歡
木集祭胡執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

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難起
胡允文名見鳳鳴驛記執中其字也仕至屯田郎中其子名公達方幼公
見而器之越十七年公爲徐州公達
十六日謁文宣王廟
木集禍文宣王廟祝文以視事
已爲獄揆矣餘詳卷十六總案內
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公往觀
石鼓正謁廟日也今按此例書之
歷觀岐陽石鼓作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

從政見魯叟詩過府廳讀秦告巫咸文游開元寺觀王維畫叢竹吳道子畫

佛滅度復游天柱寺觀楊惠之塑維摩像遂泛於東湖鳳翔府岐山縣

東湖爲古飲鳳池亦本諸公此詩以蜀江之情折入東湖喜其不同岐水

之濁因而縱掉并及湖中物產故有入門清與恍若夢中之語是爲前一大

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牢騷中間闕首周道與翠鳳依孤嵐一段公自註其

下云此古飲鳳池也據註完他題面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波寓不得

志之感得此乃不一瀉無餘查註雖誤然未嘗至是也後云予今正疏懶已

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虛滿三猶言我爲幕屬所幸上官見函不必休

沐而出如不及時爲樂則成資且去將不可至蓋其意仍歸結至湖也公言

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註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存

成見故多謬誤考此詩確爲王寅夏後作如入癸卯即無幸登真興寺閣觀

見函之語矣今以并入八鞞總題因提編於前餘詳後註

王彥超畫像又以休沐游城北李氏園訪藥泉之遺址因至秦穆公墓詠黃

鳥之篇

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

詩經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

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

作意全隔兄弟同時而作詩之意猶不相喻後人欲一一究其說宜其難矣

查註雖引載陳公弼事論此詩却無成見紀說則誣之已甚公縱與陳公弼

不合何至求一飯之公既屢游久而成帙爰合岐陽石鼓之作敘爲鳳翔八

施欲自殺其身乎觀寺歸園鳳翔八觀詩施註原編將如終南太平宮讀書詩前則爲八年八

月觀詩究將焉屬查註據施註標以八年合註從之今考各作其石鼓詩已

首記歲月從政之始自應編入辛丑到任餘如東湖詩七年壬寅夏初所作

李氏園詩雖有休沐屢至之語當爲七年春中作其他皆詠物論古之詩自

辛丑十二月至七年春夏無不可作者要不出此兩年中也詩惟石鼓歲月

可據公既并編八觀自應據石鼓類編於前如置於後則施註原編既亂轉

無歸宿之地且於所紀歲時通義君從宦於岐公有爲於外日以宮師之言

月從政之旨爲蔑如矣相勸勉且曰某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何用與是人言也本集亡妻王氏墓

所以戒賦者相語也賦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復其言曰某人

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賦會大雪所居

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說其去也必速已而果然古柳下獨無雪公疑爲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公

媿而止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云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

系之思心寄扁生真成
卷三
三
集

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謂公此文作崇德君墓誌嘉祐七年壬寅公年二十

六是年三月孫林罷趙概參知政事吳奎樞密副使五月包拯薨

遠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渴饑賦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

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

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

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

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

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

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謂是時惟韓琦拜昭十日

文館大學士此啓凡執政皆上而琦為首揆故文內所敘者琦階也

和子由除日見寄詩謂詩有詩成十日到句應編於此查關中自元昊叛

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

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

無重費也思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謂前載謝執政啓此鳳翔簽判

渭河方乾涸挽運竹木至繁差五月之專司也後應副仁宗山陵所需

之久皆衙前之害也幸早為之地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

無虞乃言於宋選使得係籍於府自是衙前之害減半矣

臨晉縣志本傳考此條無年月可考

觀謝執政啓有救之無術坐以自慙之語則此爲葺小園於廡北闕隙地爲

刻不可緩之設施矣公勇於爲義必當首行之也

亭亭前爲橫池分堂之北廡爲軒臆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爲廊以屬之

堂廊之兩傍各爲一池通府廡所引泝水以注於池種蓮養魚其中

出扶風泝縣西北入渭水經注泝水出泝縣蒲谷鄉弦中谷爾雅釋水泝出

不流註云水泉潛出自淳爲汚池也今以公詩不知泝水黃有水濁如泝等

句證之與爾雅甚合而紀曉嵐復爲板橋以達池之北環池雜植桃榴松竹

乃滋意塗抹以供其愉快何也

與榜槐爲映帶槐之上野鶴巢焉又於亭北蒔牡丹一叢作新葺小園詩

此二詩施註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收入續採詩中外集編鳳翔作今據和子

由岐下詩做補編詩有使君尙許分池綠西鄰幸許庇甘棠諸句蓋廡在府

之東北由府池以導泝水入而爲池右鄰府之後園林木叢茂終南在城北

爲樹所蔽故陳公弼後於園中築凌虛臺升高望之其地與公所葺園僅隔

一垣也園中惟老槐一株又一老榆爲土地廟所障乃遷其廟而出之其他

林杏松檜三十餘本皆手植未易暢茂而府之高柯喬木則森蔭於其傍故

詩又有去後莫憂人薊伐句謂西鄰則宋選甘棠在焉是亦足以庇斯園也

要知讀此集既已逐篇讀之又當併一部讀之尤當以其事跡之蔓衍於三

今讀詩者惟恃一註註東則東之註西則西之容有不誤者耶

詔令郡吏往屬縣減決囚禁宋史云七年二月已卯朔癸未命官錄被水諸州繫囚此詔以九日至鳳翔距京師本近

故公有詩成十三日公受命出府赴寶雞號郿盩屋四縣抵驀宿武城鎮是

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十四日衝曉至寶雞火方熄烟

煤狼籍更卒尙呀咻也遂自寶雞至號聞太公礪溪石投竿跪餌處滕印猶

在欲往觀非道所經不果行公奉詔減決至號尙欲至郿礪溪在縣東十八里不可以游觀往也後即自郿到府不復

歸至號縣公自註甚明此行只賦五排一首故題云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

經歷者寄子由據詩未至礪溪也其後分詠各題已游礪溪此乃再至之作

分晰甚明施註以前後詩接編查註合註仍之皆不能考明其故是十五日

既作五百言又作分詠各詩非特情事不合且此五百言皆唐捐也詩

過董卓城至郿縣日將晚復自郿起發道過太白山下宿於清秋鎮詩

嶺方睡餅講小容偷句公自註云山上有嶽甚靈以今歲旱方講取之忽然

颯下一線實爲再至之因如無此註勢必牽混後詩皆同時作礙難分晰矣

十六日過官竹園至盩屋王事既畢十七日朝謁太平宮因游翊聖將軍殿

與監宮張泉之泛舟南溪遂留宿於溪堂

本集與監承事書云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

今爲樂論

此書追述終南舊游及李庠事甚詳以後

題與張李二君同游南溪考之則監承事即張泉之也

十八日循終南山而

西縣尉以甲卒爲前驅因近官竹園時有虎也

尉蓋原縣官竹園在與泉處皆是設司竹監掌之與泉

之同游樓觀訪尹喜授經臺會食於大秦寺而太平宮道士趙宗有着攜琴

來送鼓鹿鳴之章

與溪堂共酒杯自註云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蓋指張泉之趙宗有二人也

復西游延生觀自觀後循坡而上寤堂幽寂則玉真公主遺

跡在焉入黑水谷觀仙游潭宿於中興寺寺有五女洞飛泉甚甘十九日以

泉二瓶歸至郿

以樂城集後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論之則仙游潭南不相附麗但此三年中公屢至不可悉數亦從無三游南山之說此乃子

由約其詩多者言之而與誥所編往游次敘則大謬不然也并記於此

十日至府因述凡所經歷者五百言以寄子由遇董傳於二曲因訂交焉

上韓魏公書云進士董傳賦往歲官收下始職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書乃熙寧二年已酉京中所作自己酉而逆數七八年則爲嘉祐六年壬寅傳

既居二曲公當於行部議之也固載於二曲初歸之後三月旱七日微雨而止公赴郿禱於太白山上

清宮作祈雨文本集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云惟西方能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灑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嬰鐵勺可

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

麥禾而已今歲不雨即為凶族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

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

皆以為今日也神其靈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公前作不至備溪以

王命故也此行分詠有磻溪詩自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其為禱雨事竣獲道往游明矣是時張橫渠與其弟天祺並已從仕於外惜公時往來於郿者三年而欲此

不遇不知有蘭學也逮周養出公門下始為作濂溪詩如早與二張相接必

有契合過於他人者且於洛中亦有氣類之通矣其後熙寧已酉還朝程明

道張天祺在言職方與王安石組繆而公所與游者則司馬光劉恕劉放李

大臨蘇頌李常孫覺滕甫諸人也安石嘗奏神宗謂司馬光日夕相與切磋

皆蘇軾輩似光於居洛前與洛學尚未有連故公亦未與之接而共後所知

則皆洛學矣凡此後先分合遇與因復游延生觀玉真堂遂至仙游潭登中

不遇中有數在下可以強而致也興寺觀玉女洞尋馬融讀書石室還過樓觀由郿塢入磻溪觀太公釣石至

石鼻城並有詩既歸和子由所作岐下廨宇池亭諸詩和子由岐下各

逾月之語編於正月非是此乃自致葦園之時非和詩之時也考其詩句惟桃與牡丹盛開其詠荷云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亦非夏時之狀當定爲三月作其第一首爲北亭得雨之後公榜爲喜雨亭者卽此亭

也此詩不及喜雨之事則諸詩作於三月未雨之前必無誤矣十六日又雨父老以爲未足詢其故答曰太白山有禱必應近緣封神爲侯自此禱不驗

公考唐會要神封公始悟神以左降不悅亟建復爵議上諸府十八日宋選

齋戒專使往告於神因迎龍水附錄此條詳卷四總案迎送神詞條下所載

乃嘉祐七年事特并存之以證查註辛丑十一月到任時陳希亮爲府帥等語之証也十九日公待郊外百姓奔而赴

者數千人水未至油雲蔚興天日慘變久之而雨不下附錄此節摘錄本集

神狀後有專條公復入城從宋選禱於真興寺閣作禱雨詩附錄此詩有太守親從于

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泉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乃查註誤編八年六月置出禱礮溪之前

又引子由賦敘季夏六月公與張瓌登寺閣望白雲懷孔明以爲是日作詩事實合註並從誤紀曉嵐亦以詩與註不類卽將詩亂貼了事此乃不熟全

葉故爲註所始也今及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館歸放

之作擬雲篇

此詩擬詩敘亦是日作詩有雲今汝騰山無使連官怕句

氏詩論云結寓牢騷此因專主陳公弼之說故作者胸中空洞無非陰霾之氣矣宋選出郊風

而請者滿腹渣滓有若頑雲俗霧蔽障滿天無非陰霾之氣矣宋選出郊風

霧相纏旗幡飛舞隆隆獵獵若有驅導而龍水適至選迎禱其下宜龍水文

本集禱龍水祝文云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嗚嗚之憂雖

屢叩於明靈終未愆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艱民燃香齋以禱祈

對龍啟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既禱雲化為雨遂彌四方至二十一日

大雨霑足二麥垂枯立時復起公以北亭為志喜之所作喜雨亭記本集

云亭以雨各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

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

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

市農夫相與拊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

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十日不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

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

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

而歌之記云越三月乃雨者當作至三月乃雨解方與下文始旱而賜

之兩句相合如作九十日解當計至六月以後是已
爲大旱矣又前載得雨諸日皆本此文并記於此
爲宋選作乞封太白山

申狀本集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當府鄆縣太白山雄鎮一方
而狀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

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
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秋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

柔令擇日齋戒差官蒞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
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

彌四方化爲大雨固不周飢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
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撥

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
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請查註於太白山迎送

神詞下引此狀刪去代宋選奏四字合註仍之而註其下云此文代太守宋
選作又以邵註本之續補遺二卷分編於集而餘二十首未編者以十九首

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其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一首可據外集編入元
祐者則刪去之既抹殺其父又抹殺其子此有意顛倒是非以實邵錄也合

註復收此詩置十九首後并引鄧椿畫繼註明宋選之子是既知有太守宋
選及其子矣乃於查註之謬特扶同隱匿以成沮辱廢死陳公弼之說其失

均也**四月間吳奎拜樞密副使作賀啓**本集賀吳副樞啓云頃聞休命擢領上

裁問少通勤奉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
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畧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速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明公撰宋選修鳳鳴驛記本宜愛此不賢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撰宋選修鳳鳴驛記集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卑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與功五十有五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甍坯釘各以枚計楹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悔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應應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壬寅而月無考查註於卷一牛口見月詩已引載鳳鳴驛記丙申舉進士過扶風之語非不見下有今太守宋公辛丑八月到任者乃特抹得吳道子畫殺之而合註亦扶同其謬特錄此記以證兩註非持平之事云

四菩薩以獻宮師

本集四菩薩閣記云長安有故藏總輪唐明皇帝所建其

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於兵火中救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
賊恐不能全遂竄其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置於是
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獻者賦歸其直而取以隋仁壽宮中
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以隋仁壽宮中

怪石植之喜雨亭北子由為作詩

樂城集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醉上點沂通水細渠清三
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說姓名
讀開元天寶遺事作詩
不載外集編第三卷在

詩文不載此事疑已佚去矣
今錄子由詩以當紀事云

時張琬為法曹

孫全椒人也伯為參知政事性險

鳳翔作查註從續補遺啟
編此卷之末今仍附載
諒好攻人短尤貪鄙惟善事內官以病改刑部侍郎死琬養於兄環登第為
鳳翔法曹及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會公與鄭俠謀起琬與李定雜治欲
傳致之死併陷王安國俱坐貶累又劾馮京與俠交通罪王珪為相力引之
元豐四年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神宗命公修國史復有旨起公以本

官知江州並為珪環所沮命格不下環素性姦邪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計
宜數起大獄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恭確數人之性不同而
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哲宗立子由入為右司諫與王觀上殿
言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姦宜以時除去子由復上言曰臣竊惟璪性極巧

依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卯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
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黜法皆環等所共成就今操仍在重位與聞大政
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蝎遇寒而發盜
賊逢靈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開放態復作正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
其害必深會劉鞏亦以爲言罷知鄭州移揚州死其與公同登真與寺
閣正環爲鳳翔法曹時也今據宋史事畧長編樂城集撮其大畧如此

公與琥晚登真興寺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白鷺十數杳杳飛去五丈原上

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爲書以告子由曰可以賦此子由作登真

興寺樓賦樂城集登真興寺樓賦敘云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游真

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跡作書與轅曰可以

賦此賦曰涉六月之徂暑兮邈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遠邁今日將薄乎西

方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驟林阜蔚以拱拱兮浩合沓而擗橫

若翠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在章日將入而山陰兮天動動而茫茫然平

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翔翔羽戛戛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曠靈歸於何

所今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修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今

涕橫流以浪浪雲塊北其不起今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

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今增異日之惆悵

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覽川原而思古兮祝亡弓之遺轍蘇賦

云季夏六月用明堂位語不詳何年所作查註引此敘蔽真興寺閣詩題下

以爲詩與敘皆嘉祐癸卯作合註從
誤今附載此案之末不以六月論也
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子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
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
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
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矣其作文捨去之時無考而王頤時爲武功幸公後詩有我
昔識子自武功句可證正王頤遺銅繩子時也今附載於此

王頤遺古塔銅繩子

本集捨銅繩子文
云蘇州報恩寺重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審

諸案嘉祐七年壬寅

是年八月立英宗爲皇子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

州圍練使曙皇兄懷安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向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承先帝遺緒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爲皇子九月大享明堂赦天下八月中都公提點利州刑獄卒於任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視公復來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九月聞訃作祭伯父提刑文鳴呼者我先祖之後諸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闊惟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宜游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識者茲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相與終老迨逢朝翔嗚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言別於稿屢願以招執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爲勤苦食辛以律厥

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去利州路甚近九月必聞訃矣此文下註治平元年乃嘉祐七年之謫也今
據墓表

九日不預府會獨游普門寺僧閣寄子由詩詔封太白山神爲明應
爲富

公重新其廟公親往祀之作太白山封明應公文
本集告封太白山明應公
祝文云天作山川以鎮四

方俸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任其職民以早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
子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採符訪藥謂
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

既飽溢皇無禱求家衣煌煌赤烏爲繡袞捨舊即新以祐我民
復爲歌迎送
神詞本集太白山神記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神言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
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
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
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
漱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髮髯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
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墜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文所云復爲文者或
二十日微雪作懷子由詩
詩有冷官無事屋廬
兼府學教授故詩用冷官事者誤此因治平甲辰八月公和園中草木詩自
註有夜宿府學語附會此註在王本分類中無年月可稽故其謊不破也據

藥城集和詩有難思隔年之句確爲壬寅作是施註原編不誤而陳公弼未
到任卽以公弼論無欵授承遠缺官而簽判一兼三年者公在岐下謝張太
原送蒲桃詩有冷官門戶日蕭條年年專遣送蒲桃等句必非年年作欵授
始爲此語也此乃註家知得杜陵有廣文先生官獨冷句必欲賣弄故妄以
實之耳今於詩下刪去此註駁正於此又案詩有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
傳問西琛句詩因雪作故云近買貂裘既有貂裘不妨出塞此因買裘生出
作結相映成趣耳乃紀氏點論云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爲立功邊外之
思鬱鬱時實有此想所論甚謬又公岐下送崔岐詩有貂裘犯雪觀形勝句
詩意大畧相同與詰所論十月同李庠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作詩本集與監
合足以破妄而雪誣矣

十月同李庠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作詩

本集與監
丞事書云

當時李庠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熟胸中後來豪俊爲誰乎舊與彭年一詩
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歸此詩王註施註本皆
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今補編入集詩有爲聞子由得
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句彭年讀之淚下當卽此詩也

告不赴商州有寄十一月大雪數日抱病未起號令趙薦以詩相屬作和詩

十二月公以歲暮思歸不得有懷子由寄饋歲別歲守歲諸詩嘉祐八年癸

卯公年二十八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英宗卽位不豫皇太后權同正

卯處分軍國事四月立皇后高氏五月富弼樞密使十月仁宗葬永昭陵

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

本集祝文云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
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

早晚惟神

其祐之 十五日夜過鳳翔東院觀王維畫壁作跋

本集題鳳翔東院王畫壁云嘉祐癸丑上元夜

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

耿耿畫僧踞踞欲動恍然久之

和子由踏青蘿市二詩

記跋首鄉俗寄子

中風俗之作故亦述其歲首者也

宋選龍鳳翔任

正月又據陳公弼傳云賦官鳳翔實從公二年公以治平甲辰十二月罷發

判任計以二年陳公弼嘗以嘉祐癸丑正月到任合斯飛閣詩觀之正其時

也宋選史不載本案亦無兼傳他人之例獨此以更正註誣之故則考其字

考其地考其氏族考其子考其在朝同官歲月言語考其身後聲望並補全

之登載於案俾昭然復顯於世故曰君子之道雖闇而必彰也并記於此

陳希亮自京東轉運使來代之青神人中天聖八年進士第始為長沙縣有

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真諸法一縣大盜去

為奪都巫頭歲斂民財祭鬼公禁之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以母老乞歸蜀得歸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外戚沈氏子

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

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其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

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凍餓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

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

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

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

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
餘而遣之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乃以爲宿州
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
州會河溢魚池堵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
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旬執濮州通判并淵上以爲憂問
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
南饑壽春王正民不任職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
徒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方
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貨而流之盡以
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寄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背指心誓爲公死提
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折司
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震動汝洛聞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
開和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若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
命既至乃斬元以徇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其
急卒流之海島而効吏故縱坐免者數人羣盜爲之屏息移知鳳翔倉粟支
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
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闕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曰吾
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窮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數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讓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餽餽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饋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贊曰閻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沒騎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此之長孺然其後無關心竊疑焉此閻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爲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乃公弼子忱之孫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謂東都事畧及宋史據公此文立傳並無異詞其海印國師交通之權實乃章獻明肅皇后家外戚沈氏子乃沈元吉也查註引邵博語合註引張芸叟語謂此傳爲補過之文但揮麈錄載兩宋掌故最爲賅博宋時已擷取其書纂修國史使邵張二說稍有影響王明清必習聞之顧肯漫爲是語乎查註引東都事畧宋史及本集可謂繁稱博引惟陳公弼獨不錄三書所載三傳之事實卽揮麈各錄在查合二註亦多徵引非不見此條也今錄陳公弼傳先正其體餘分詳於後云

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

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

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

謂以上皆本集陳公弼傳原文

其來鳳翔也馭下嚴肅

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時王彭監府諸軍獨倨自若未嘗降色詞

本集王大

年哀詞云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倨自若未嘗降色詞公

弼亦敬焉謂嘉祐末乃嘉祐八年也與從公二年之說相合

公年少氣盛屢與希亮爭議至形於言色

本集

陳公弼傳云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

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謂邵博張芸叟之說即摘此數語以附會之也公自論其通守錢塘云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見於海辭真贊至於

自悔之說尤多其與章惇書云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

軾強狠自用追悔無路凡此種語屢見於集公不諱也查註乃誣以爲致死

陳公弼後在黃州悔之始爲作傳補過可乎希亮頗不直公至奏劾於朝公亦不顧也

本集謝館職啓云一

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主意全於今日謂公自鳳翔罷還英宗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

得直史館此上執政謝館職啓中語也據此文公弼竟劾之矣要知公弼之深文與公之謝啓凡宰執自韓琦以下無不見者如歐陽修欲爲沮辱抵死

之謀則此語必不布於執政矣熙寧中王安石求公過失無有始誣以服私
 鹽如陳公弼事稱可文致尚俟元豐執政以異陳季常甘心乎今先錄本集
 堂堂正正之文立案大體既
因希亮作客位假寐詩查註云邵氏聞見後錄
 明然後與邵博張芸叟辯
 初提制科簽書判官時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
 顧或謂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不預府燕詩其不堪如此東坡作小
 文必塗改往反後公弼受他州餽酒從臾坐沮辱抑鬱抵於死或云歐陽感
 於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季常居黃州元豐初
 東坡謫黃者執政疑公弼廢死由東坡委於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
 甚歡故東坡為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合註云張芸叟畫墁集房州修城碑
 陰記蘇子瞻登制科簽判府事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
 長老自處于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
 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客位假寐詩公自註因陳公弼作壬寅九日不
 預會詩與陳公弼無涉邵博妄牽入之據陳公弼傳問沈氏子事坐廢在為
 開封司錄時與知鳳翔相去三十餘年邵博附會以為鳳翔廢死若謂傳有
 不實則東都事畧宋史王註載公弼仕至太常少卿卒贈工部侍郎皆同何
 均無異詞也今考聞見後錄卷二十載一條云東坡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
 陳季常任使家黃之岐亭有世讎使之甘心焉然季常從東坡甚驩也邵博
 明知其大誣故又明言其妄自為遮蓋何以查註獨撮敘卷十五歐陽修憾
 公弼沮辱抵死事特抹去此係不載公嘗謂歐陽公奸士為天下第一而士
 之負公者時有則日是罪在我非其過歐陽之自處也如此其肯為人修怨
 者乎且是時英宗在位首相則韓琦參政則歐陽修趙槩逸為樞密使者則

富弼文彥博內制則范鎮張方平言官則呂誨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也君
明臣良一時稱極盛而歐陽修獨執坐酒之微文實府帥於沮辱抵死是紹
聖間二悼二蔡之所爲也公弼乃富弼所薦弼獨無一言乎蓋墜集云子瞻
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上聞出之於公是公發其陰私之酒而歐
陽廢死之又爲傳以補過其意顯然矣芑斐雖無沮辱廢死明文而合註以
其上聞補過之說接載查註之後是欲凡讀者必信兩註之誣也讀者豈盡
知聞見後錄已自認妄語而查註引證中有棄取特避輕就重乎至張芑斐
屢官秦中何不明載其事於鳳翔而乃詭託於房州修城之碑陰此書卷帙
太繁詞多鄙俚亦恐真贋參雜芑斐當無此夢夢語若如邵博芑斐所載將
使兩文忠爲何等人公樹史之所許亦不可加以誣譏邵博溫云歐陽文忠
與康節無素其在執政日使其子棗赴洛視之康節具告以平生學術出處
大概臨別以異日無忘鄙野爲託後二十年韓絳尹洛爲詰證於朝會棗官
太常遂定證爲康節然則伯溫亦不欲詆譏歐陽者博乃并其父書而忘之
矣今斥其妄殆亦伯溫之意也又案客位假寐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因誤
查註據邵博語改編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詩後而自以爲得亦誤今改編
嘉祐八年癸卯正月以符公實從二年之說又詁所引邵博載東坡誦黃熙
寧執政一條案照庫中公未
嘗誦黃邵博亦誤均應駁正
二月公以事至長安和劉倣題薛周逸老亭詩
開此詩施註原編中隱堂詩前據中隱堂詩敘與詩則二題同時所作原
編未誤查註獨折此詩置之未到鳳翔任前反謀合註亦從誤今改歸原處
餘詳中隱
堂條下
游王紳家園亭作中隱堂詩
開王紳時爲岐山宰其居第園亭
在長安城中公至長安紳以書戒其

子弟乞公臨存因以乞詩此見於公詩敘者又其詩第三首云二月驚梅曉
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妹關中無梅公扉宇池亭植樹三十餘
本而獨無梅樹茲忽於二月在長安王紳家見之不覺驚喜而賦此敘云依
依慰遠客也據此則施註同編之逸老亭詩必有所授信為壽胎八年二月
至長安送號令趙薦罷任還蜀查註續採送號令趙薦詩云嗟我去國久得
詩也

人稀但恐晤語非在人西方子佩服具與環宛兮若處女未始識戶扉何必
識戶扉潛玉有光輝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外集鳳翔作收入續採中
今載三月過寶雞斯飛閣有懷宋選之去作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
於案是詩有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句此因陳公弼之來而重游終
感宋選之去無可疑者又此詩為春日所作改編於此確不可易矣

南和子由所寄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移編卷五自清平鎮游南山十
一首之前非是據子由原唱云應有新詩還寄我此詩答
云翹不作詩君錯料是明言此番至終南未有詩也查註與清平鎮十一首
同編治平元年甲辰其誤顯然今考詩意為三月作若以屬之嘉祐七年壬
寅三月亦有游南山各詩與嫩不作詩之句不合再和子由寒食公詩
惟八年春日無游南山詩今改編於此為當云

年二月晦句殆公和記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
作已在三月中也

詩二十九日仁宗崩宋史云八年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
即皇帝位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四月

一日英宗卽位韓琦爲山陵使

老泉全集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云四月二十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相公將何以處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噲簿器血弊陋而不易今一旦棄羣臣而有司乃欲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成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而不可復改則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執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東都事畧方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駭然洵言於韓琦琦謝之爲省其過甚者朱子晦菴題跋云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耶

耶國此此文凡千餘言今取事畧所不載者摘出爲公應副山陵所需編木一通朱子所謂韓公悔悟者非是此本非琦之意也

棧竹東下河渭而渭水曠涸挽木不下鞅掌王事至於忘食凡五閱月而後

休焉

善和子由詩云橋山日月道府縣煩差抽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苗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使

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游據此詩公之行役可見橋山日月迫者謂仁宗以十月葬永昭陵而差事不可緩也逮八月杪始訖事故云劬勞已過而秋風吹帽也此數月中公未必安坐府中與陳公弼爭議又夏秋甚旱復於冗中入山致禱與渭涸無水情形皆可互證

元昊叛後關中並爲衙前所困民力憊甚公議以官權

與民稍優裕之乃上其事於府

由陳希亮聞於朝因上韓琦論場務書

本集

魏公論場務書云賦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賦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歎而杜隨壞而補也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一經元昊之變水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吳賊之遺種其將承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賦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賦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藁稟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不散其權故在此兩郡也。職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發益釜餽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貧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藝益釜餽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困窮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困窮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賦之區區議以官權與民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賦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賦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酒而償之於稅。將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賦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明年之春陛下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幸甚。謹錄陳公滿所上公原議考本集不載。據此則雖與爭議。

然亦未嘗不用公言也查註謂不預府燕其不堪如此者尤見其妄又案此書雖上韓琦必不能用以公係新進而琦方持重故也然當嘉祐之末關中困憊若此不數年而行新法開邊釁其民益困可知宣仁兼聽稍事休息而章惇呂惠卿力反元祐遂復窮兵黷武史屢言關中大困者以此蓋舊病不拔而新疾疊加也再後康王南奔悉舉而棄之關中亦陸沈矣此有未不治之症韓琦以陝西兵多乏食將藉民丁爲義勇公欲與之休息而琦方欲役之是亦策

陳希亮於後圃築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爲記公因以諷之

本集凌虛

臺記云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躡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虬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所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

此文誠有不滿於公弼以公弼有名桂深文之一事故此文有人事得喪數語與之對鍼然公許

以古之遺直又謂其嚴而不殘是公弼亦必有其道者何至結成修怨之事
其後賦凌虛臺詩和平特甚則彼此消釋久矣公謂形於言色已而悔之者
乃臨事而爭事後而旋悔也若必誣爲黃州悔之而後作傳補遺此二註之意也

遇陳慥於岐山希亮第四子也慥

從兩騎挾二矢馳騁於長林豐草間與公論兵法遂訂交焉

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

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十九年前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
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僕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
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謂公以元豐庚申遷黃與陳季常重遇於岐亭此傳作於壬戌數至嘉祐癸卯凡二十載故云十九年前也

季常長公五年時公年二十八季常年二十三矣岐下之事皆其目擊若如
查註合註之說是公弼只此一子在襁褓故在黃時得爲傳以給之免其
甘心之禍幸成

七月旱太甚禱於太白不驗出禱磻溪二十四日公至魏縣

補過之文也

二十五日晚自魏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

題名作詩

謂蘇確溪

雨諸詩據施註原編似爲嘉祐八年作而查註列入八年者紀錄載入七年今考七年公有病中大雪驟集令趙薦

以詩相屬一題而此題云前縣令趙薦詩有故人漸遠無消息句是七年冬
間趙薦方任號縣至八年七月時已罷去則紀年錄所載誤矣公將如終南
太平宮齋堂讀書詩云中間罹旱嘆欲學喚雨鳩卽指此禱雨事乃八年之
確證也又宿曾閣詩有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句紀氏點論云

問姜夔雖切磻谿卻與禱雨無涉東坡詩往往有疏於律者不得一槩效之凡紀此種謬誤不能歸咎查註疏漏既欲評論何以不讀全集也

十六日五鼓馳赴磻谿宣禱雨文

本集磻谿禱雨祝文云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穉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

雨則穉者不實矣秀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穉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責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壑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顯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稷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詩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入非公其誰當之詩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神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既以兩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并記以詩遂自磻谿文乃開武成王祀典之先者其後將不止雨暘之福矣

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入斜谷宿於南山蟠

龍寺二十八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登懷賢閣南望斜谷西眺五丈原

羣山蒼莽縱橫如列陣宛若諸葛公自斜谷擁騎疾馳出屯原上題懷賢閣

諸詩歸藏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地屬郿縣此則已過斜谷而九月將赴

諸詩入岐山縣境當爲二十八日之事題作是日恐傳本有譌也

終南太平宮綰堂讀書和子由詩詩有秋風迫吹帽句太平宮徧觀三

聖遺跡書太宗急就章本集書太宗急就章云賦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

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垣澤之門守者日聖遺跡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為妙絕自古英主少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賦於書亦云至綰堂讀道藏作詩詩終南和子

由二詩施註原編補綴讀雨各詩前是九月而後七月也查註合註仍之

並誤其讀道藏一詩施註與竹鮑漢陂魚二詩雜編於後蓋不知此卽綰堂

讀書詩也查註移編將如終南二詩後最當而并編游南溪會景亭公欲遷

禱雨詩前合註從之亦誤今以三詩並編於後云

於斷岸之上名招隱亭而力未暇爲詩以記其事此詩施註原編自清

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據詩題原可類編但果爲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

不當獨置此詩於外其爲非同時作明矣今改編於此雖未見其必確究不

至如原編并於竹上題二詩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題壁夜宿扶風驛舍

之顯誤也

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令貧者公爲悽然因飲之以酒作詩本集

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雄捩馬悲歌互答有寒蟄天

寒滯穗翁構軟歲晚空機任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詩

此詩公後以舉贈楊著者施註不載各本所載詩題詩敘互異王註外集及

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乃深秋時作而公之過長安丙申應舉在三四月丁酉聞訃歸在五六月辛丑赴鳳翔任在十二月癸卯以事至在二月甲辰罷鳳翔任在十二月戊申還朝亦十二月在長安度歲凡六過其地無在八九月者又已亥南行下峽丙午奔夷沔峽皆以水程過夔巫不經關中其邵註合註所本長安驛舍作此詩之誤毋庸置議矣自應以查註所本之扶風驛舍爲是但邵註合註題作二十年前見揚轡而查註引石刻題作三十年前兩過扶風又以此詩贈楊耆編卷五甲辰十二月至華陰詩後時公年二十九何由於三十年前未生之先過扶風作詩乎合註並未駁正均誤今據木集與揚轡驛錢帖其中資警之人皆黃人也此耆重見於黃之確據富卽舉贈此詩之時改編贈此詩於黃則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之說者可通矣其作此詩既定於扶風驛舍今載於嘉祐癸卯九月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後庶有依據仍錄原詩於案以備作詩事實公每於秋日詩至九月輒稱歲晚且見此詩非九月不道也

公有慨於嘉祐之法弊作思治論

本集思治論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

愈不立也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年之間下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
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
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
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今治天下則
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
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
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
其規摹不先定也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
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夫今之世亦
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
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
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
之有也論語凡有天下者治久則吏媮吏媮則姦生姦生則俗壞俗壞則法
弊千古以來大抵皆然也宋則尤有難者以其都汴而聚重兵守之蓋一日
不可無德一日不可無財者也藝祖嘗欲遷都關中去兵而守以形勢太宗
以立國甫定頗不然之藝祖云此日苟安然不出百年而財力必竭也迨至
真宗以來北則重幣而西則構釁至是而其說驗矣嘉祐之末治安已極勢
不能無衰勝之弊然所謂豐財強兵擇吏者必有其道公嘗云拘多補少固
自有術何至作害民之事由此而參觀論場務書必先裕民而後裕國審矣
借其志之不申而其說亦不傳於世惜哉此文公自十一月重游二曲謁真

君作大山上清宮辭并屬子由同賦

本集上清詞云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胡爲乎山

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靈降兮雷隆隆朝發軔兮帝庭夕阻節兮山宮曠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變流血之慘怖兮又嗜虐竊與螟蟲噬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燥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若掃滅而無縱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龍車駉鬼不知其數兮旂濤掩露而冥蒙漸倪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戩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漉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閭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集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君良苦兮馬廐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垓時游目以下覽兮五岳爲豆四溟爲杯俛故宮之千柱兮若聚端之集埃來非以爲集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會顏咫尺之不遠升秘殿以內拜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石刻題云嘉祐八年冬軼佐鳳翔幕以事至上清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樂城集上清詞題下自註云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詞上清詞各本缺南山之幽雲冥冥今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十七字齊註收入卷四十八續採中合註從石刻補全今改載於案據石刻此文作於八年與魏叟冬而公方以九月自終南歸今列十一月後子由上清詞不錄

與魏叟

論杜子美逸詩

本集記子美逸詩云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曰鹽瘦歸溪

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子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菓子冊中

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

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與人掘得此詩石刻

與此少異廢密松花古村膠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張璠回京本集稼說送張璠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

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鉅艾相萃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

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

輕用以待其成者閑閑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

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

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

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

者吾弟也其見秦州肉驢馬書子美驢馬行本集書子美驢馬行云余在岐

亦以是語之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驢馬也乃知鄧公驢馬行云肉驢

碩碩連錢動當作驢驢自上青宮辭以下四條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宋之忠公寺扁主長文 卷四 二 案

蘇文忠公言系言身月

月十四日夜微雪十五日南谿小酌至晚作詩并錄九月所題竹上二詩以

帝謂以上三詩施註原編將罷鳳翔時查註因編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

皇合註從之並誤蓋公以甲辰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必不以十五日往

南谿小酌至晚也況甲辰九月公未嘗至南谿何由十二月錄其九月所題

竹上之詩乎此乃八年所作因改編作一詩錄二詩於此而書題竹詩於九

月則兩處皆合矣南谿之南竹林中新構蒔堂愛其深邃名曰避世堂謂此詩施

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前查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但果為同時作總題當云

十二詩猶之招隱亭詩之置十一詩後則亦誤也詩有堵前暮雪深句今改

編於此并作谿堂詩謂此詩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收入卷四十

為當編入公以覃恩遷大理寺丞謂紀年錄英宗即位公在

集鳳翔覃恩轉大理寺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說 男霖圻覆較

諸案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二十九歲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五月皇太后歸政閏五月皇長子封穎王十一月籍陝西邠

丁爲義勇軍十二月吳奎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

正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

本集祝文云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

爲耕候伏願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俾克有年敢忘其

報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亂瓶嬰據詩意及公題當作旱不生園中即南園也

十九日自清平鎮至整

屋二十日商洛合章惇來謁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抵仙游潭潭下

臨絕壁萬仞橫木爲渡惇揖公書壁公不敢書

公於仙游潭詩自註云潭水深不可測以一木爲橋

不敢過其後公與子由同游雲安下峇子由以其路惡

惇平步過之乘索挽

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采不動公拊

惇背曰子厚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公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

事畧不載獨木橋宋史不載惇問答語今以二書兼敘入之惇題公所跋醉道士圖亦以公不肯渡仙游潭爲嫌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微幸此公與惇之分也

公旣不渡橋至南寺留惇飯於潭上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

寂寥何以惇遠來謁故慰藉之歸類入集弁以總題故不載惇名耳此二句

因惇而發無可疑者茲爲補敘入之各註皆疏漏而不知獨紀氏點論云漸字何指讀者必如是眼明手辣一字不輕放過庶幾見到作者地位使紀氏

發明必有進乎此者矣惇將游漢陂遂行鄂縣草堂寺石刻云惇自長安

蘇君賦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奈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

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遊

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白塔登南五臺與大一秋道華

嚴超長安別二君而惇獨東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

總題往返四日不載年月以南寺詩考之如與監宮之張杲之李彭年同游

是公爲客而被皆地主詩意不合信與章惇同游無疑以惇所記月日計之

公當以十九日赴終南二十日見惇二十二日回府又查註補編重游終南

和子由一詩於諸詩之前旣與總題歧出而詩有今日殘花覆綠苔句亦與

時敘不合已改編前卷矣公復游北寺至馬融石室愛玉女洞中水旣致兩瓶因破竹爲

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二十二日自仙游潭回至

黑水谷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並有詩與文同遇於岐下遂訂交焉

本集

再祭文與可文云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開道德爲膏以自澀薰藝學之多蔚如秋黃晚口成章榮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東都事畧云文同字與可梓州攄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湖州詩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與與可重遇於京師正與可爲集賢校理時也三年庚戌出知陵州由己酉而逆數五年足則治平元年甲辰也因載於此岐下爲蜀中作文同畫竹贊本集石室先生畫竹贊并敘云孔道其歸其出則不可知矣畫竹贊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詩公與與可相得極厚而晤處之日絕少惟岐下始見及熙寧初在京重聚蓋不及一年也在京所作諸畫跋語尤契厚此則首二月十六日與張泉之李推其所自次敘其道號信爲岐下初遇時作也

庠游南谿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作和詩詩此詩查註

採者也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已引公此題作註其爲公詩可知但置之嘉祐八年癸卯與嬾不作詩之說不合則信爲治平元年甲辰之詩矣因編入此

三月題大老寺竹間閣子

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編入此卷今年中定爲三月作考其詩境信出公手氣息皆

是紀氏點論獨不
然此詩殊不可解
王彭既與公善其子讜亦從公游彭尤喜公文每出一篇

輒拊掌歎然終日或相與譚不二皆彭發之也
本集王大年哀詞云太原王君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

鄰日相從也太守陳公弼敬焉予始異之間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

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畱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

甘陵博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實或勸君自言君

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

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

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

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懿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

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
此文已摘錄數語於前卷

案內餘胡允文衝替別公歸河南
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從事於岐始識

載於此胡允文於華州逆旅據黃魯七月游岐山周公廟觀潤德泉作詩
是年臘盡

公重遇允文於華州逆旅據黃魯七月游岐山周公廟觀潤德泉作詩
紀曉

嵐點論以周公廟題不當作夢周公典不當用及凡爲用孔子事者滋意塗

抹此以元明律問漢唐罪也本集有周公論孔子論其謬文宣王廟文亦有

論體藥城集亦有周公論蓋當日所爲程文風尚如此老泉全集詩文援孔

孟者十之四五而其源則本諸韓歐如後人生當其時卽應作此種文也唐

承六朝餘習凡頌挽文中常以孔墨曾墨比人非至宋而孔老孔孟

並論較唐已密至於極尊孔子乃有元特駕理宗之上此豈北宋所知乎漢

輿問一祭孔子於曲阜在漢以爲尊禮至矣自來帝幸國子監謁孔子舊儀
止於肅揖至宋慶歷四年仁宗始再拜而近臣猶以爲言今執是以謂漢唐
德不及宋其可同日語哉又紀氏恒以校後進館閣試帖之法繩此集事多
紕謬又每譏其經用古訓如南風長棘心之類彼時焉得有朱子所定本乎
不及樂正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
并記於此
縣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和子由所記園中草木共得十一詩
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
園中所有十詩分詠一萱二竹三種蘆四病榴五蒲桃六蓂七果羸八牽牛
九柏十葵公和十詩并作一總起其詩中所用牽牛葵蓂瓜蒲皆隨手點染
非原作之園中草木也二答原作蒲桃病榴葵三詩三答原作柏蓂二詩四
答原作萱草牽牛二詩五答原作種蘆一詩以上皆與子由作問答之詞蓋
屢檢其詩而屢作也六從時敘起因離別而見秋瓜復因瓜期觸感奮迅直
下而詩爲一變後四詩皆自述己意頃刻立就遂遺原作竹果羸二詩不復
再爲問答可想見其解衣盤礴揮灑如風之致也七詠官舍之叢竹以至近
而寓目者言之八詠關中所有之蜀苜蓿江南白芷以至遠而寓目者言之
九因游南山而述鬼神所守人不可見之菖蒲十自南山歸而記夢中子由
之蟋蟀悲秋菊句於是十詩皆畢而脫換變化之法亦畧盡矣復以但記說
秋菊句限於篇幅未及蟋蟀悲之之意故從此句緜而釋之作蟋蟀悲秋菊
一篇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爲十一詩也
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
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和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故

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園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子由則原作十詩之外又有記夢二詩之原委也自王註施註邵氏補施註及他本並作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然皆不知其故未有註明此事者查註謂子由原作十首而公和詩十一首乃譌入記夢一首遂掣出第十詩而以第十一詩詠蟋蟀者頂補第十首和園中草木如子由十首之數其掣出之第十首別增記夢二字為題而以子由和之兄從南山來一首附編其後以作證又以子由記夢多蟋蟀感秋氣一首詩數不符乃竟乾沒之以符各十一首之數此查註折改分編別增詩題之原委也合註既從其誤矣又云子由和記夢第二首蟋蟀感秋氣查氏何以不載然終亦莫能辨也紀曉嵐評其頂補第十首之詠蟋蟀悲秋菊一詩云收得感慨於文為結到題外於意為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此詩乃蚤菊交互之作紀氏但知有菊是不知道蚤即蟋蟀也又欲以此詩收盡前九首不知何以墮入雲霧然如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岫嶼何須到韓公浪自悲此真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於律耶又接評其掣出之第十詩改題為記夢者云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行不應艸艸如此然則蟋蟀悲秋菊詩甫經點論即已茫如又何以始終不見也似此評註久播藝林實為此集之累可為一慨今仍刪記夢之題目還十一詩之舊觀并分註各詩下而總論於案又詩為秋中作施註原編正月十九日清平鎮十一首前查註仍時夏人大舉犯之編入治平元年甲辰之首合註踵承其誤今改編於後云

邊寇靜邊警圖畫家傳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

恐聲搖三輔公方有轉餉之役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飛芻復觀德於

射圃和子由善射詩此詩查註從外集補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

卷復以岐陽十五碑寄之并和子由論書十五碑本集題作次韻子由論書

施註與和子由踏青蠶市並編查註仍之編入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碑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

威名即日解去素至燕勞將佐而已三輔復安本集王仲儀真贊敘云余嘉

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

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

旗旛精明鼓角譟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

如此之捷乎東都事畧云王素字仲儀夏人寇靜邊岩圍童家堡改端明殿

學士再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宋史云治平初夏人寇靜

城瀆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弓箭手行陣出入之法身

自督訓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耶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王素爲旦之子旦在位不許子姪舉進士以爲與寒士爭進及旦薨素猶未官也嘗兩知渭州狄青爲副總管甚畏服之此其三知渭州也據此敘合觀史文始知各詩及邊事者皆確有所指此皆查註合註失於考訂者也如不野人獻竹颺鄂令饋羨陂魚註明相率以爲與陳公弼不合之憤詞矣公自註陂在鄂縣詩有故人遠饋何以報句由此推之魚爲鄂令所饋蓋非有司之力無以生物遠饋者也太原令送蒲桃並有寺查註本謝張太原送蒲桃詩云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惟有言太原張縣今年年專遣送蒲桃此詩外集編鳳翔作查註收入續探者也今十月陳希亮招集凌虛臺相與望南山酌酒射雁爲樂作詩載於秦與記迥然不同作記在相遇之初誠有不足之語其作此詩時兩皆消釋久矣詩中已無形跡之見興致灑落人人可辨乃查註猶以邵溥之公弼坐臧抑鬱以沒至謂東坡致使然等語爲口實合註從之皆謬犯氏點論且不因註再加上官不合憤激太露之語是其詩已必不可誣矣查註又云此事之未必然者予於客位假寐詩註中辨之詳矣其註客位假寐詩云史稱公弼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其守鳳翔時年且老矣所引史稱僅此四句以下接引邵溥博聞見後錄其史之有無沮辱廢死等事並未分晰一字亦未引書辨雪其說謊也總之此種誘証但當聽其自存自滅引之而辨卽不當引況不爲辯耶又公詩中每於九十月之交已稱歲暮此十一月詔籍陝西民爲詩有是時歲云霖微雪灑袍班句今定爲十月作十一月詔籍陝西民爲

義勇從韓琦請也公赴諸縣提舉親行之

東都事畧云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爲義勇得十四

萬宋史云十一月乙亥科陝西戶三丁之一刺以爲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

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官司馬光累上疏諫之不允本集上神宗皇

帝書云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怨之民哭聲振野常

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關弱兵食不足而籍民以

民不必與食故也此與王安石保甲法兩丁抽一寓兵於農王道矩自青神

者何異琦固自開其端而欲革新法論奏不已宜其無補也王道矩自青神

來游本集與楊濟甫書云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

七八間離岐下也開此書作於十月以去替不久故促道矩早至其來當

在十一月也道矩似爲暹義君之兄公嘉祐已亥南行有渝州寄王道矩詩

自後本集不復再有道矩哀和子由苦寒見寄踏青驛市詩後當爲嘉祐八

緒疑其早故矣侯再詳考和子由苦寒見寄踏青驛市詩後當爲嘉祐八

年癸卯查註以詩有一別費三年句改編此處合註駁之云宋制三年爲秩

滿則作預計之詞亦不可不必將屈三年方爲此詩也詒謂此當論其詩之全

體如詩無後事透露當從合註爲正乃其詩又云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壩

廟謨雖不戢虜意久欺天是顯爲聞警解散之後所作不但查註改編不誤

且必據此詩定爲治平元年甲辰事也虜意久欺天句下查註又云東都專

畧嘉祐六年趙諒祚上書慕中國衣冠迎虜使者治平三年復舉兵犯慶州

作詩在治平初其時諒祚尚未渝盟而逆料虜情知其必叛云云此前人註

杜陵詩之手段也杜陵詩外無文傳內無事故得在處附會可施之此集乎

案

其治平三年之寇慶州乃郭遠宣撫兼判渭州也亦載事畧查註何不明引王素渭州任內之事而乃暗引郭遠渭州任內之事又不引載本集真贊敘此其所以啓合註之駁也今刪去又紀氏點論云此卽前乘傳問赴蓋屋司深意皆不得意之憤詞其所論無非陳公弼者亦甚厭矣應駁正赴蓋屋司

竹監燒葦園內召都巡檢柴貽最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炮燬燔苑豪飲而歸作詩十二月八日書亡伯提刑郎中挽詞

此二詩查社從外集收入

手錄挽詞之月日也今據此編入集內和子由木山引水

老泉全集木假山記云木之生或葉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

而其激射蓄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

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傍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

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寄題興州冠仲約新開古東池詩公磨劫轉殿

中丞十七日罷簽判任

紀年錄公在鳳翔磨勘自鳳翔赴長安訪石蒼舒爲書字數幅作跋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字浩然

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
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
書也治平甲辰十二月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強使書此數幅僕豈
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賦書此跋本集譌刊
十月二十七日據公與楊濟甫書有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語必無十月
自岐下罷之事初疑刊本落去二字久而細辨乃倒置二月爲月二遂譌十
二月十七日也今據此更正爲王頤跋醉道士圖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孟
持耳翁也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師文集題顏魯公書草云昨日長安安
子瞻書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師文集題顏魯公書草云昨日長安安
草數紙比公他書尤有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和董傳置別詩與陳睦飲於朝
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和董傳置別詩與陳睦飲於朝
元閣上作麗山詩本集送陳睦知潭州詩云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纈林藏
時臥聽風鸞鳴鐵鳳舊游空在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開卷驥山三詩苑
註原編不載查註煉續補遺移編嘉祐辛丑赴鳳翔任合註從誤今考送陳
睦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送數二十三年爲治平元年甲
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今改編至華陰寄子由詩
有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句與胡允文遇於華州逆旅淫雨浹
句遂舊度歲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
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謂竊全文乃公別於岐下至是復見

蘇文忠公詩扁注義成 卷五 六 案

也

治平二年乙巳 富弼張昇龐文彥博樞密使呂公弼副使八月大雨詔中

外臣儻並許上實 正月公還朝與子由同侍官師於南園 京其賦園中云吾

兄容闕中異歲施吾字是子由奉宮師於南園也公 差判登聞鼓院 墓誌治

和云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罷歸同居之證也 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素聞公名命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 本傳云英宗自潘

聞鼓院 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

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修註如何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

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備不可 辭 墓誌但云宰相限以近例何史文之冗耶蓋公既入翰林必兼講讀越

兩年安石挾呂惠卿曾布謝景溫李定之流競進使公在位足以助司馬光 而有為焉京趙抃在執政勢亦足以均也光一長者斷非惠卿之敵速光論

安石惠卿不聽舉公為諫官公不用光始於進講日與惠卿苦爭之使公在 講讀惠卿不能敵也再後京舉公直舍人院范鎮復舉公為諫官皆為所沮

井不能為呂誨范純仁之助而安石景溫且因是攻去之此豈英宗之貽謀 乎韓琦奏罷青苗法曾布疏駁之放行天下琦遭其侮弄由是困頓以老可

馬光且去而宋寢衰矣其後元祐召還亦以資淺為朔黨劉摯等所歷無補 於宣仁之政而徒供羣小之口舌凡此皆琦之咎史不嫌樵累特書之者蓋

徵詞也詒既定此案後見葉水心讀公上神宗書著論所見畧同并錄於後
業適曰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試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試已列待
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琦號名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募二月
常抱尺寸以爲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

召試學士院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本集歷陳仕跡狀云臣昔自鳳翔

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
集學士院試題一爲孔子從先進論一爲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墓誌本傳
所謂試二論者此也文繁不錄續通鑑長

編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

制舉號爲首冠有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職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

至矣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共志莫

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

以範來世小則欲操術數以馭四夷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

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遽已爲陳跡或擄斥於罪吏

僅齒齊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

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疏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

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
之廣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
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悉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賈誼顧陷危機已嘗名
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致此忝冒有與王益
踰等倫此文歷敘兩科登進名高爲累今授館職又復曲收也

柔杜介李師中共事

杜介詩云當年帷幄幾人在回首孤稜一夢中皆指此

時也李師中詳後條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謝蘇自之惠酒詩三月子由出爲大名府推

官

樂城集王君貺宣徵挽詞自註云敏佐公於大名公第一及第穎濱遺老傳云先君被命修禮書敏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府

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而子由到官逾年是以治平二年乙巳三月赴官也

五月二十八日通義

君卒宮師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公敬諾六月六日殯

於京城之西

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能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

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未葬年而

先君沒軾謹以遺合葬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鳴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王震以文

來質

蔡州公和震詩云攜文過我治平間遇休沐日訪懷瑾於淨因院

宸奎閣碑云俯懷瑾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賜號大覺禪師其言文而真其

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連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

八月京城大雨過蔡茂先并作入館詩

以上二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

編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三十一是年正月皇太后手書漢安懿王宜命皇帝

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

三月上以雨潦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體諒刑獄完帶民間疾苦及加限

郵如事稍重即具聞奏四月胡宿罷郭遠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夏人寇慶

州十月郭遠宣撫陝西兼權判渭州十一月皇帝不豫十二月立皇長子穎

王為皇太子送懷璉赴金山

本集宸奎閣碑云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

大赦天下送懷璉赴金山

曰山即如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其

英宗皇帝雷之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

之阿育王山廣利寺璉子由熙寧二年已酉還朝寄懷璉詩時尚在金山

及公倅杭而璉已歸四明矣自是不復再見其後公守杭與懷璉書云奉別

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蓋即指此時別去也餘詳卷三十

一總與范純禮遇於京師

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始見其叔孫與京師又

十年丁巳守徐由丁巳逆數

治平三年丙午正十一年也

四月宮師編禮書成奏上之作易傳未完疾革

命公述其志又以兄澹早亡子孫未立為囑公泣受命二十五日卒年五十

八墓誌云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哀逆順之情以觀其

系... 卷五

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及當
可舊補復以奏伯父之會孫彭
事聞英宗哀之詔賜銀絹公辭賜求贈官六

月九日特贈光祿寺丞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東都事畧云禮書既成未報而洵卒年五十八

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續通鑑長編是年六月壬辰贈蘇洵光祿寺
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絹一百兩匹其子賦辭所賜求贈官

既從之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時范鎮在陳寧宮師來別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先君之

計與韓琦歐陽修致厚賻辭不受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韓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二百兩皆辭

受琦作挽詞送之本集祭魏國韓令公文云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為二遂

與子由扶護出都自汴入淮沂江而上抵江陵初識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

慕府稱上賓時摯為復道遇李師中續通鑑長編云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江陵府觀察推官復道遇李師中供祈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

閣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東都事畧云李師中字誠之提點廣南

西路利獄遷轉運使直史館知鳳翔府神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依
得藉口徒啓擊端師中落落有氣節公愍不置口然本集無相遇之蹤

跡惟長編載謝景溫誣奏載喪歸蜀事牽引作證其事雖妄而相遇則確也
考事畧師中守鳳翔論和諤不應城綏州事以證韓琦廢綏州為綏德城乃
熙寧初事則師中自廣南還直史館正在治平中公方與之共事恃集無所

見耳及奉喪以歸師中亦出守鳳翔又相值於途中故

治平四年丁未

公年

景溫誣奏使之作證也今特詳考其事補列師中於案

二

是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尊曹太后曰太皇太后母高后曰皇太后吳奎樞密副使韓琦以司空兼侍中三月歐陽修罷吳奎參知政事八月

京師地震二十七日英宗葬永厚陵九月韓琦吳奎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允樞密副使郭遠罷十月張方平以父憂

罷種諤率

兵取緞州

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二十日與子由侃師游雲安下崑題

名本集題雲安下崑云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舍以路惡見

記

杜子美雲

安詩本集書杜子美雲安詩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過仙都觀讀陰長

生石刻金丹訣查註百川學海治平末東坡拆峽泊舟仙都觀下道士持陰

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

此條乃治平四年歸蜀事故曰治平末又曰拆

峽所載甚明乃查註引載嘉祐四年已亥南行集之題題仙都觀反謂公時

在鳳翔焉得泊舟觀下或誤以嘉祐爲治平云云其說轉

誤且嘉祐已亥乃下峽非拆峽也今刪去題註改載於此

四月公與子由護

喪還家偶閱家中書見宮師疏錄宮傳事跡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宮

師意未嘗不在此也因粗加整齊爲蘇廷評行狀

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山人共

本集蘇廷評行狀云公諱

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祖諱新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阜考
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畧知大義卽棄
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
窮困厄於儼寒者數矣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公
曰吾固自有以醫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
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其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
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儼治
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
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驥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戒
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撥公作詩譏之以于煥登朝授大
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
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先公十五年
卒追封遂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瞻不仕亦先公卒次曰煥以進士終於都
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賦之先人諱洵終於蜀州文安縣主簿女二
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楊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賦輒聞之自五代
崩亂蜀之學者寡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煥就學所
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煥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
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賦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
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旣而
果自憤發立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誠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
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非獨其僻遠自放終
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

謹狀語錄本集書牘中凡稱文序爲文引樂城集亦如之今本集中銘贊連
小序者猶稱并引而各文引皆作文序此非公之舊也今本案引用襲作敘
字以符畫一

狀既成錄本授鄧文約以告於曾輩作求墓碣書

本集與曾子

附記於此
頭泣血言賦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
伏念軾遠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尙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
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
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
葬偶與弟鞅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
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此也因自念忍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
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
哀憐而幸納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
切之至

會南豐集有職方員外蘇君墓誌卽公所求文也公以治平三年

丁未四月始到蜀也年譜紀年

錄年表皆不知合註亦失考

八月合葬宮師於安鎮山老翁泉側遵治命

也老泉全集祭亡妻文云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

邱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又老翁井銘敘云卜葬亡妻武陽安鎮

之山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

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年表八月王辰葬老蘇公於眉州墓頭山之東二十

餘里地名老翁泉

宋史治平四年正月庚戌朔三月遇閏八月丁未朔

以上連閏祇三月小盡是史家書朔未誤則王辰在七月十六日八月無王

宋

辰也且是年正月八日丁巳英宗崩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永厚陵此最易
考之月與日也不知查註何處引此謬說應駁正安鎮之鄉安鎮之山名稱
不一其實卽慕頤山也武陽卽彭山縣之別稱以諸說互異滙考於此又公
送賈訥伴偕詩云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正指此經營窳劣時
也熙寧七年宮師贈太常博士十年贈都官員外郎元祐中子由執政贈太
子太師賜墳寺爲旌善廣福許度僧以薦先福此執政恩例也樂城集東塋
老翁并齋僧疏云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翁并
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仗託中情惕然今因姪係新
授廣都生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
祈冥應謹具疏如後又墳院記云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
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墳側精舍也軾轍方少時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
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
五十乃始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右
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東南四里有故伽藍
陵阜相拱松竹深茂輟以請於朝改賜今勝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
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頰川不能歸
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前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異之
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
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樂
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轍公自此還朝始嬰世故初遷黃汝卒
置墳僮逮乎賜環北渡而彭老遠青此其霜露之感棄捐中道者也若子由
者閉門卻軌十年不一至湖上鄉人過客終歲守之而不可一面遠嫌若此

胡弗遺歸范鎮既以攻新法致仕一朝思鄉里逕徑行入蜀至成都期歲乃
還此其范二丈事也曷不踵行之乎黃魯直自戎州放還不復與公相見乃
一意孤行親至眉山展拜老泉墓下致其嚮往之意然則魯直亦有過人者
矣子由之為墳院記也距公之沒十有二載而子由年七十有四矣今以公
再出不能復歸因合二集趙成伯罷丹稜合訪公於眉本集密州通判廩題
所有東堂之事匯載於此趙成伯罷丹稜合訪公於眉
而余適還眉九月惟簡自成都來得子由河朔蘭亭本將持歸入石十五日
於是始識君九月惟簡自成都來得子由河朔蘭亭本將持歸入石十五日
於蘭亭跋本集書摹本蘭亭後本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擗別體而之字最
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
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再為惟簡作中
請其本合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和勝相院記本集中和勝相院記云佛道之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
以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成其不能此
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冀除昏夜持齋火
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
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
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
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
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劍其患專取
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

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湜湜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推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爲文記豈不謬哉然惟簡精敏過人學佛齊衆護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神宗與簡公與惟簡可謂厚矣此文獨戲之不以為嫌信初年所作也

寧元年戊申

知政事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對七月陳升之知樞密院事羣臣

上尊號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上用光言終身不受尊號京師地震是夕月有食之京師地震八月京師地震詔封太祖之後爲王九

月從式封安定郡王十月二月造神臂弓邵亢罷

正月一日改元曰有食之四月二日王安石進

石之進非消長迭興之比也自行新法引用呂惠卿會布章惇蔡卞蔡京結成黨禍元祐更化僅如一日之暴復爲此曹覆敗至蔡京獨相不分黨矣而黨禍日甚循致靖康之難流入南渡朋黨復起駕名僞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之徒皆借爲攻擊進取之術實則本諸布惇京卞諸人也故自王安石石開端其禍甚烈天心仁愛特示警於改元之始耳時有老尼者素爲韓琦敬信一日語琦曰天下從此不好相公莫管閑事可也如此尼者亦可謂慨矣

七月公除喪爲姑嘗嘗遵遺命也

墓誌云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王箴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

以文來質公稱於侯溥

斜川集王元直墓碑云公諱箴字元直眉山人徙居

於賢良侯元叔時為成都學官見而奇之召致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關其

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

學古文里中諸父者儒皆降意與之游為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

篋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

足矣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二十八

年五十三附錄此傳王元直生於皇祐元年己丑乃同安君弟也

日與侯溥會食嘉祐寺觀佛牙作油水頌本集油水頌敘云熙寧元年七月

觀佛牙趙郡蘇軾為之頌侯溥跋云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

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扉版者

紀曰壁有時以圯版有時以覆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費去矣我將寶其

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懸絲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

河南侯溥 贅孫林宋籌過華陰老嫗木集書華陰老嫗云眉之彭山進士宋

元叔題

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埤堦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堦下鬢如雪

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與宋相去數百

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雷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

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

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附錄孫林事跡詳卷二總案中郡公條下考本集

以夢得為名號者孫夢得呂夢得張夢得馬夢得高夢得范夢得趙夢得又

各註引石林錄話二記任介郭震李旼不羈及震赴京聞變事本集記郭震書僕人則葉夢得也

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

乃勿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尙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歎枕而言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著名哉雖平生談

諸之餘習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郭震已託公此文入隱逸傳矣

聞李士壹與章營游青城事錄其詩本集書章營詩云章營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用太守王

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

來書督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營死爾朱道士至白石化木集記符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

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

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

謬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遇張永徽老能超逸澗谷太集記張永徽老健云蜀人張宗誘永徽年

得之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嘲歌而已恨不任達見池魚騰拔

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問人也

本集記池魚自達云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繞方丈間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圍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矣

朱文及夜過猪母泉

本集記猪母佛云此地舊爲靈異青而自達理自然耳

側有壘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雷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

石仙鎮南

費孝先游老人村得卦影

本集記費孝先卦影云至和二年成都

五里許

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

云此牀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壤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畱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

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

矣然四方治其學者皆自託於孝先真僞特

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雜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

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問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

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

杜處士家藏戴嵩畫牛

本集書戴嵩畫牛云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

日曝畫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插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

論黃筌畫雀

本集書黃筌畫雀云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也

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又畫水記云唐廣明中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

筆跋趙雲子道像

本集跋趙雲子畫云趙雲子畫筆器到而意已具工者不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夏文

宗法邱文播山水人物竹石

本集輿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敘云蜀僧令宗

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

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在黃筌句

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

自書孫抃宋籌起至此凡十三條內惟記單驥醫作於元豐壬戌及令宗畫

贊作於元祐丙寅有年可考餘亦不皆作於蜀中并無歲月可考其間或異

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又若獨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十月二十六日以載歸吳道子畫四菩薩施惟簡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宮

師像其上爲作四菩薩閣記

本集四菩薩閣記云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

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
藏經龕唐明皇所建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廣明之亂有僧拔其
四版以逃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
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沂於江載是
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
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
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
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
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盡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
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度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
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
是而不悛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
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
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關以
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
二十六日記歸宮師沒於治平三年此云四年者一氣并敘至載是四版
以歸句止謂以四年到蜀也又題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沂峽歸蜀
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此治平三年六月後
出京四年四月到蜀之明證以合與曾子同安君來歸王介幼女也
固書中四月到家之語是江行正一年也

贊敘云王氏名閔之字季璋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又祭文云致奠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過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又祭王君錫丈人文云軾始婚媾公之猶子惟公幼女嗣執壘篚斜川集云君錫名介諱恭君生於慶歷八年戊子至是熙寧元年戊申年二十一乃通義君室妹也其弟名箴字元直已詳前註年譜十二月公與子由皆不載今備考於此公續娶年月未詳然不出十月後也

還朝挈家累去以墻隴田宅灑掃支納戚郇弔祭卹各事委付比鄰之總

角交楊五濟甫着掌之又屬堂兄子安董其成焉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東壁

書云東壁艾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畧往觀當分明點數根棧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匿意相度又書云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殞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又與楊濟甫書云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謂中都公三子惟幼子不危字子安者家居不仕公之堂兄也故家取之長者皆取決於子安公出蜀王淮奇蔡寔楊宗文來送喪二十七年而子安沒後惟楊濟甫始終其事云

爲種荔枝以期公歸本集元祐四年寄蔡子華詩云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

已越二十二年在公帥杭時也王字慶源蔡字子華楊字君素皆公父執往王又同安君之叔也公謂之三老故并記之餘詳卷一總案過青神條下

視正信疾遂行

本集正信和尚塔銘云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與吾先

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遺須菩提像可畏

也軼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軼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

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

寂是歲軼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

記相示乃過成都至中和勝相院惟度已化去矣惟簡作僧統為雷旬曰

書其末中和勝相院記云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同惟簡過壽

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寧院觀孫知微所畫四堵湖灘水石屬蒲永昇臨之

畫奔流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孫知微

得其筆法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骨度經歲終不肯下

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恂洶

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

四幅遺鞠持正又以四幅遺趙晦之並見書中
紀年錄以此記爲黃州作今載其事跡於此
讀賀遂亮成都學館記書遂

亮寺本集書賀遂亮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
言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替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

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
遂亮撰顏有意書畫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

此詩乃遂自閬中至鳳翔不及游二曲使人問訊董傳謂正月過岐下使人
爲錄之

問訊其家者乃并敘董傳事也是年
在長安度歲其十二月過岐下明矣
因趨長安二十九日與范純仁王頤子

由會於母清臣家頤出觀公所跋醉道士圖則章惇繼其後矣本集載章惇
道士圖展卷未諸君題名至

子瞻所題發矇絕倒子厚書爲之大噱再題其後本集再跋醉道士圖云熙
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噱也持

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

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開東都事畧范純仁因諫濮議請外歷京西過陳
提點刑獄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公至長安純仁正官陝西轉運時也

漢卿家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開元豐元年戊午詩題云僕曩於長安
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道作詩謝之其詩

云昔我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澗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

此指長安見畫時也公以熙寧元年戊申過長安見此畫越十一
年而得之始作詩餘詳卷二十一總案米黻館於雪堂觀畫條下三十日韓
琦座上觀王頤石蒼舒草書琦曰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也公退而記之
本集書王石草書云王正父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
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
月晦書東都事畧琦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
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
使判永興軍節度使公至長安正琦作鎮時也此條初不
解所謂久而審辨乃知記韓琦語信爲是時所作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終

武林龍山堂王氏藏版